



陳有發影視劇作選

陳有發
著

四川省文化廳

望塵居編印

作者介绍



陈有发（陈艾、边鼓、蜀人、凡鱼），1934年6月生

于重庆，民革党员。1959年秋由重庆育才中学考入四川戏剧学校大专班表演专业，61年毕业。国家一级编剧。曾任《四川文化报》副总编、《戏剧家》编辑、编委、省剧协理事、四川电视台特约撰稿人。现任四川省文化厅艺委会秘书长、四川国际影视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98年退休后先后被新华科技学院广播影视学院、四川教育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四川音乐学院传媒艺术系、川音国际演艺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及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院特聘教授。拥有著作权作品：话剧连环画《一双绣花鞋》，1980年9月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大型川剧《佛海烟云》1982年9月永川川剧团首演，剧本发表于1984年《剧作》增刊1期；电影连环画《漩涡里的歌》，1982年1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大型编著《振兴川剧十年》（获四川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2年巴蜀书社出版；大型话剧《陈老板奇遇》，1995年8月重庆喜剧艺术团首演，剧本发表于1996年《戏剧家》1期；参与编撰大型辞书《川剧剧目辞典》，1999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最佳图书二等奖和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思考》（省川研院主编），1999年巴蜀书社出版；共和国五十周年文史书系《川剧艺苑春烂漫》（省政协主编），199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一路放歌——陈有发文选》，2000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全国艺术科学‘85中华社科基金课题《川剧艺术引论》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大型儿童剧《打光脚片的娃儿》，1996年3期《四川戏剧》发表，《当代戏剧精选2000家》大型丛书入编；大型川剧《英雄崛起》，发表于2000年4期《四川戏剧》；电视剧《急转弯陡坡》，1986年6月重庆台首播，8月中央台重播；电视《采访记事》1991年四川台首播（获西南省级电视台优秀单本剧一等奖）。另主编、编辑出版过《中国第一飞兵团》、《四川省戏剧小品集选》、创作电视小品《迎接检查团》，发表于1991年5期《戏剧与电影》并获征文奖；模拟童话小品《开刀之前》发表于1990年5期《四川戏剧》等。2006年与人合著《遂宁——神奇的观音故里》，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诗集《桑榆情》由省文化厅编印；《青城山·都江堰神话传奇》；《三星神话传奇》、《青羊宫·二仙庵神话传奇》及《五粮液传奇》等即将出版；2009年与人合作改编23集电视连续剧《西蜀往事》（暂名）亦将投拍。参演的影视剧有：《拔哥的故事》、《同一片蓝天》（获巴蜀文艺二等奖）、《万水千山》、《抓壮丁》、《夺印》、《南海长城》、《唐玄奘》、《客舫奇缘》、《康熙上峨眉》、《傻儿司令》、《浪卷红尘》、《风卷残云》、《雪山剑南情》、《游剑江湖》及《大酒商》等数十部集。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杂文、散文、论文、随笔、游记、专访及影视剧作品、评论等逾百万字。论文《玩友，大众化的群众艺术》、《她在执著地追求》（均获四川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专著《一路放歌》问世后，被“中国作家创作成果报告编委会”、“中华民族文学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中国优秀人才杰出贡献新闻文荟编委会”“《中国新闻社》”、“中国文化传媒出版社”、“华夏学术杂志社”等单位评为金奖。部分作品被《中华文库》、《中国作家世纪论坛获奖作家文库》、《精彩中国当代诗书画艺术选集》、《炎黄百子诗词书画选集》及《华夏学术大百科全书》等数十家大型丛书搜入。先后担任全省振兴川剧汇演及全省专业、业余戏剧小品比赛评委。《当代中国电视人》、及《艺术人生》等书列有辞条及介绍。

编 后 感

拙作《一路放歌》出世后，承蒙各位方家及至爱亲朋错爱，为它浪费很多宝贵时间，有的朋友如侯应泽兄、王必成兄、李兴民学弟、黄宗德、杨文明等，据说都为它花了不少时间去“通读”和翻阅。更让我感愧作者，如我尊敬的高潮老师及家门陈曦震等，更挥动墨宝为我馈赠诗作，真让人感动不已。

高潮老师月前驾鹤西去，我未能亲自去相送一程，深表欠疚和遗憾，今特录高诗于下聊表敬意：

“赠陈有发同志

其一

舞台上下苦探求，德艺双馨喜有收。
深邃书山能起步，浩茫剧海敢行舟。
荧屏银幕留光影，文苑梨园争上游。
壮志虽酬情未了，依然一路放歌喉。

其二

志同道合两心投，廿载知交实可诤。
文化厅中挥彩笔，百花园里唱风流。
为人作嫁情犹在，^①忘我耕耘笔未休。
淡泊一生勤敬业，至今仍是老黄牛。

2003年3月12日于成都”

①有发与我在省文化厅工作时，一度曾共事于《四川文化报》。另有注解及附记文字，此略。

涪陵陈曦震兄的赠答也录于兹：

“答有发兄惠赠个人专著《一路放歌》集

一路潇洒一路歌，半是风流半弥陀。
拂尘难拂尘埃净，搦管苦搦管壁薄。
雪泥无垢凝心字，鸿爪有痕印松坡。
头足全付留人品，嫁衣十万随镜磨。

“诚致陈有发兄：

秋生绝望不知土，入住深岩只见烟。
老来尚乐天伦趣，管他鸡年又狗年。

曦震癸未仲夏”

乙酉冬月曦震（印）”

我也难忘合作者之一的张昌达兄，六十大寿之时，寄给我的贺年卡：“张昌达寄‘有发兄一笑！六十自叹’”：

“也曾年少风流，
也曾气壮如牛；
也曾醉卧星月，
也曾弄墨春秋。
情也追，爱也求，
功也成，名也收……
蓦然间，
童呼爷爷呆如牛。
一声叹，
才知误了好时候。

莫迟疑，别难受，
搁冗事，抛钩钩。
一桌温馨聚家人，
几杯豪爽会好友。
昼也行，夜也走，
风不住，雨不留，
天南地北追彩云，
海角天涯伴沙鸥，
且学贪欢作少年，
只求无悔到白头。

您的朋友一个属狗的人

张昌达信笔”

出于上述的情牵意惹，我又集选了自己不愿子女把它当废纸抛掉的几个“作品”，亦然要感谢亲朋挚友的热情鼓励，亲人至爱的大力支持，毕了再致一个至真至诚的谢意，仅此而已。

作者2011年12月1日

于望尘居

一个失败者的感言（代序）

我是一个事业上、生活上的失败者。由于我的社会地位是一个不被人看重的平头百姓，既非党员，也非干部，说话没人听，办事没人跟，性格上是一个既不会逢迎，也不善巴结任何权贵，加之“吃错了药，”竟然热爱并痴迷文艺创作，特别是影视剧创作，所以，尽管一生中写了数十个剧本，大多数是“无效劳动，”除已积集的《一路放歌》中所搜的文稿算是有幸从石夹逢中冒出的几棵小草外，这里所集选的大多是从废纸堆中自认为还看得过去的一些习作，它们是我的儿女，虽然有些丑陋，我也不忍心将它们遗弃。留下他们给我作个失败者的见证。

对于这些作品，与它们同时代的某些成功作品相比，自我感觉它是“要差一点，”但也“差不到好多点”。很多作品，成功的机遇往往都是擦肩而过，稍纵即逝。如《春潮急》，当时峨眉电影制片厂也改成电影搬上了银幕，小说原作者克非看了我们的本子，他说他更喜欢话剧改编本。当时四川人艺曾许愿：“一个星期内，如果找不到更直接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本子，就排《春潮急》。”结果一周后，造反派从上海找来了《盛大的节日》（写上海一月夺权风暴），把《春潮急》挤掉；又如《拔剑歌》，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某导演来川组稿，看了本子后，决定回厂推荐，领导问本子是写的什么内容，说是以续范亭将军在国民党六中全会期间，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震惊中外这件事为原型，反映抗战。厂领导说：“我们共产党的将军还没反映完哩，”一句话便被“否决”和“枪毙”；还如《胡杨泪》所反映

的当时人事用人制度上扼杀和埋没人才的弊端，原型人物钱忠仁的自学成材事迹被《人民日报》报道出来后，一时要求改编的人众多，他通通拒绝，唯独同意了我们一家。他看初稿之后，表示支持和认可，并请李锐同志提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报告文学的原作者孟晓云认为，作为电视可以投拍了，并表示愿意能联系筹拍单位。我们当时因迷恋电影而未能同意拍电视，机会又擦肩而过；长影和西影答应上马或发本，后因换届也告吹！《洁白的樱花》比峨影厂拍的电影《泪血樱花》早出来一年，《泪》片是避开了中日交战及停战后的三十年，人民不相往来，我们的《洁》剧则没有回避这三十年，交战中中日两国人民一直友好，通过日本国内反战同盟写两国人民的战斗情谊。剧本出来，专家权威提了一条意见，说该剧一号主角是写一个中国女人嫁给了日本男人，“吃亏了”，未象郭沫若讨了个日本女人那样“不吃亏”，而未能通过，以致业内人士读了剧本，深为“这样的剧本被丢了太可惜了！”

《大风歌》也比白尘老的同名话剧早出来一年，就因当时人微言轻，又非专业作者，仅凭当时的专家权威一句话：“这样题材的作品谁敢表态？”于是一拖就是半年，错过了批“四人帮”的最佳时机，最后终被扼杀在摇篮里；《爆炸事件》当时是取材于发生在成都的震惊全国的大事件，我改此电影是力图反思这件事情背后的深层次政治和社会原因，当时导演刘子农也很感兴趣，借我到峨影改本子，并列入当年搞“意识流”影片新技术尝试的重点片计划，殊知后来上影出来一部某某号房间的凶杀案破案戏，因怕“撞车”，就把重点转入了另一部《漩涡里的歌》，于是“爆炸”就“胎死腹中”；特别是《清歌》、《乞丐群落》等，电视台一听说片中有人贩子的戏，

怕踩“地雷”而不敢接触；《打光脚片的娃儿》送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儿童艺术剧院的严伟院长，深为他们已有了当年的《好伙伴之歌》投排计划而欠憾；省歌张正平院长及北影儿童片导演王君正都曾先后组过稿，皆因诸多原因而错失了良机，认为象这类描写农村少年儿童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优良品质和揭露贫富差距、城乡差别的作品很值得一写；其他像《接班以后》、《浦江春潮》、《夫妻之间》、《撑船桥》、《剑门山上》等，都是给当时的时代留下了印记；《拒吻的悲剧》则是我刚“触电”不久后改编名著，写人的不幸命运和封建礼教吃人的尝试；《部长家的枪声》、《落花有意》、《包公初断无头案》等，自以为在选材和关注时代热点，社会生活的焦点及群众情感的兴奋点方面是敏锐的，也不是一无可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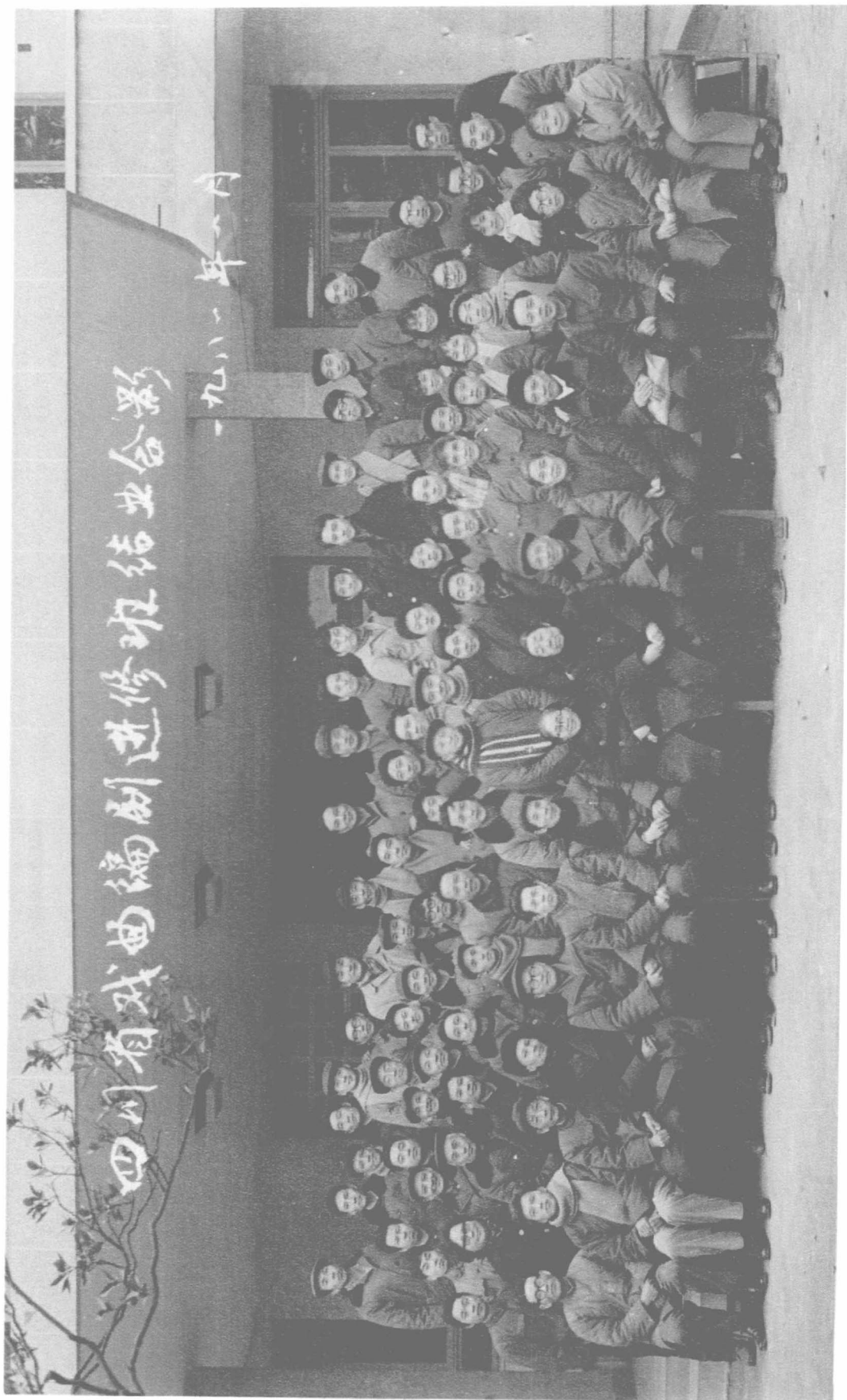
出于给我生活过的时代留下一些真实印记，我未动原稿的一字一句，保持原来的模样；又出于担心我的儿女们日后把我这些心血的结晶，证明我这一生还是没有白白的在混日子，证明我这个“平头百姓”在事业上和生活上是个失败者，今天我们把它们有选择地集中起来，不致于被他们全部当废纸扔掉和烧毁，特地给他们留个纪念。

记得李国璋同学的妈妈曾撰有一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人无傲骨终嫌瘦；家有残书不算穷！”我愿我的子女们记住老人的这两句格言，做一个有骨气的、精神上富有的人。

一个失败者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于成都

望尘居



号称“黄埔一期”的首届编剧进修班成为全省编创人员主力军

（顺数第四排左二为作者）

目 录

剧本提纲

剑门山上 1973 年 1

独幕方言话剧

接班以后 (据陈忠实同名小说改编) 1974 年 3 月 3

独幕话剧

浦江春潮 1974 年 8 月 30 日 17

八场话剧

春潮急 (据克非同名小说改编) 1976 年 2 月 37

新编九场历史川剧

大风歌 (高腔) 1977 年 12 月 81

独幕方言话剧

夫妻之间 (据履冰同名小说改编) 1978 年 10 月 111

电视文学剧本

爆炸事件 1979 年 10 月 121

大型话剧

洁白的樱花 1980 年 10 月 151

电影文学剧本

落花有意 1980 年 8 月 23 日 185

电影文学剧本

拒吻的悲剧 (据许钦文小说《鼻涕阿二》改编) 1980 年 219

电影电视文学剧本

连陞三级 (取材于王冬青同名高甲戏部分情节) 1981 年 7 月初稿, 2005 年 5 月再改 251

电影文学剧本

拔剑歌 1981 年 7 月 291

新编历史故事川剧

包公初断无头案（据冯梦龙《警世通言》改编）1981 年 10 月 321

电影文学剧本

佛海烟云 1982 年 9 月 341

电影电视文学剧本

部长家的枪声（据高正文同名报告文学改编）1983 年元月 377

电视小品

贵仁醉酒（据罗学蓬同名短篇小说改编）1983 年 3 月 405

电影电视文学剧本

清歌（据罗学蓬小说《清波颤颤》改编）1983 年 4 月 411

电视文学剧本

撑船桥（据丁建顺《新安江上游的传说》小说改编）1983 年 4 月 431

六场儿童歌剧

打光脚片的娃儿（据罗学蓬同名小说改编）1987 年初稿，1997 年再改
..... 439

五集电视连续剧文学本

胡杨泪（取材于孟晓云等《胡杨泪》及《胡杨泪尽》部分情节）1989 年 5
月 453

电视文学剧本

乞丐群落 1989 年 5 月 493

上下集电视文学剧本

他从汤家坝来 1989 年国庆 511

四川方言电视喜剧

英雄崛起 啼笑皆非 1991 年元月 20 日547

(取材于《龙门阵》钟冲同名故事部分情节)

23 集电视连续剧文学本

西部轶事 (集选)

(据陈亮电视剧《血火黎明》改编) 2010 年.....581

小品一族

改革开放后据《杂文报》、《讽刺与幽默》等报刊上改编、创作的几个小东西:601

①伪造 (方言小品)

②腐败速成训练班 (讽刺小品)

③名人发财指导 (话剧小品)

④公开选举 (话剧小品)

⑤民主选举 (微型小品)

⑥燕青树碑 (古装讽刺小品)

⑦“里”字歌和“子”字歌 (世说新语)

⑧谭书记, 你在哪里? (方言诗朗诵)

⑨社会生活之“最” (流行段子)

《剑门山上》(剧本提纲)

一、主题思想:

力图反映毛主席关于“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富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指示。

二、中心事件:

剑关公社剑锋大队积极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以来，连续十年取得了大丰收。为了学出新水平、新高度，他们反骄破满、继续革命，向生产的高度和广度前进，奋战一冬春，彻底改变了荒芜多年的“铜钱梁”的旧面貌，成了全国高山地区粮棉油全面高产的一面红旗。

三、主要人物:

柏永根：新提拔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孤儿，从小是松雪琴带大的，参军复员后任团支书兼民兵连长）23岁；

钱喜财：大队长，50岁；

柏雪琴：（女）：大队支部书记，50岁；

柏大兴：生产队长（打人牛），40来岁；

金智明：大队民连长兼团支书，20岁；

张大虎：基干民兵、青年突击队长，20岁；

马福厚：贫协主席，唯一敢给柏大兴提拔者，60岁；

龙春芳：（女）：回乡知青、大队赤脚医生，18岁；

龙春浩：回乡知青、春芳的哥哥，20岁；

梁大嫂：（女）：“铁姑娘”队长（朱召芳模特儿），30岁；

周婆婆：（女）：五保户（吴金玉的

形象），70多岁；

晋祖高：大队长、两面派（化名孔仲义，外号“青竹彪”）50多岁。

四、主要矛盾冲突:

全剧以阶级斗争为一条主线、以路线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为两条副线展开冲突：

①阶级斗争主线是以柏永根为主的无产阶级和以晋祖高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

②人民内部矛盾这条副线在对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是以副支书松雪琴为代表的正确思想和以大队长钱喜财为代表队的错误思想反映在领导班子内部的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③全剧在生产上也反映了两条线路斗争：一条要大干快干、大上快上；一条是消极畏难的懒汉儒夫。

五、场序及各场主要事件冲突:

序幕：红旗引路

△在音乐声中用一道序诗把剑门山区的今昔变化作一概述。诗的重点在19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以后，该地区的巨变。

△在序诗朗诵途中，老支书高举红旗带领着英雄的剑门儿女与荒山恶岭开战！

△在高高的山上，一面鲜艳夺目的红旗迎风招展，旗上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格外醒目。

△各路人马向荒山秃岭开战的一组画面。本剧剧名从开幕上徐徐升起，音乐达到最强音时闭幕。

第一场 接班之后

△幕启：离序幕已十年。这十年，是“农业学大寨”后获得连年大丰收的十年，人们沉浸在欢庆丰收的喜悦中；

△老支书为了响应毛主席培养接班人的伟大号召，早已选定自己的接班人柏永根，主动让贤，将其推到第一线去锻炼，自己甘当助手、参谋；

△六队队长，由于对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很不理解，因而产生不满，这一切都被阶级敌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伺机从中进行破坏。

△柏永根在老支书的培养下，迎着困难上。

△柏上任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带领全大队群众大战一冬春，移山造田，把长期荒芜的“铜钱梁”变为“移山梁”，这又进一步引起了人民内部在生产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第二场 移山造田

△“移山梁”改造成功了，但围绕在上面种植棉花、油菜有收无收，两种意见进行了激烈斗争；

△百年未有的天旱，进一步使棉苗、油菜无法下种；

△敌人乘机放跑了梁上唯一保下播种的“救命水”；但由于柏永根的高度警惕，使敌人的破坏阴谋未能得逞；

△在大寨人“千里百担一亩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下，担干了粪池、堰塘、湿泥，完成了播种任务；

△斗争并未结束。有保守思想的人在等着瞧，敌人在暗中窥伺再破坏的时机，不到黄河心不死。

第三场 中流砥柱

△油菜夺到丰产给反对者一记耳光，包谷丰收在望，使保守者思想上有些动摇起来，但就在较量即将揭晓的时候，来了一场百年罕见的风灾、雹灾；

△在灾害面前，各阶级阶层人物的反映：敌人幸灾乐祸；保守主义者极力煽动和主张改变计划，实行倒退；

△以支书柏永根为首的革命者用“包谷倒了人还站着，只要人站着包谷就倒不了”豪言壮语，鼓动大伙挑灯夜战，扶起包谷，顶住了风灾雹灾；

△保守主义并未死心，他们进一步用扶了包谷要得“二癞子”的理论来说服大家倒退；

△柏永根则用科学种田的充分依据，驳斥了保守者的谬论；

△群众被说服，挑灯夜战的动人景象。

第四场 夺取胜利

△移山梁上守棉棚马灯通明，山歌飞扬；

△革命的接班人一个个在茁壮成长，纷纷促膝谈心，语重心长；

△一只老狐狸在柏永根的枪口下丧了命；

△另一只老狐狸仍然逃不脱人民的法网；

△阶级敌人狗急跳墙，永根没有上当；

△阶级敌人利令智昏自取灭亡。

尾声 丰收之后

△大队积极准备广交会的展出；

△在胜利面前，老支出试探新支书是否有自满情绪？

△柏永根“一个革命者不但要看到斗争的胜利，更要看到胜利后的斗争”的充满哲理的回答，使老支出非常满意、放心。

1973年于成都

注：此剧与潘虹合作，只选提纲。

独幕方言话剧

接班以后

(据陈忠实同名小说改编)

毛主席语录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人物：

刘冬梅（梅）：女，大队新支书 20 多岁
刘建山（山）：大队老支书 60 多岁
刘建玉（玉）：大队副支书 60 多岁
刘建杰（杰）：大队贫协组长 70 多岁
刘天印（印）：生产队长 40 多岁
蒲素芳（芳）：女，刘天印的爱人 30 多岁
刘德福（福）：社员 50 多岁
群众甲、乙、丙、丁。

时间：初冬。

地点：四川山区。

大幕启：刘冬梅走上“高山公社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现场会”讲台发言。

梅：首长、同志们：我叫刘冬梅，是刘家桥大队的支部书记。今天公社要我汇报一下我们大队开展农业学大寨的情况。党为了培养我，锻炼我，把这个向来斗争复杂的大队，两千多口的大家交给我当，说老实话，担子实在不轻啊！一个多月来，走过的路也确实不平坦，感受很多不知从哪点说起。我看，主要汇报一下我接班以后到四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体会吧……

[灯暗。冬梅下场。]

二幕启：刘天印的家院。室外有桌凳、室内有床铺；远处群山屹

立、松柏挺拔。初冬的早晨，阳光和煦，林岚冉冉。社员边吃饭边在给老支 出书反映情况。

[远远不断传来开山放炮声和打石声。]

甲：哎，老支书，天印这家伙搞些啥名堂？大队修路，他尽派些婆婆大娘，老头娃娃，担又担不动，抬也抬不起，这不明显去凑数吗？

乙：我说你是个瓜瓜。这阵是啥时节？现在不抓一把现钱，年终分配咋个高得去？你没听他夸过海口，今年分配兑现他要跑到九个队的前头！

丙：对！人家天印想的是票子，哪管你大队修堰不修堰罗！

甲：我看啦，他这样乱整，大队应该理麻理麻他才对。

丁：要理麻，我看除了老支书你降得住他，其他人休想扳得动！

山：为啥非要我才降得住他！

丁：嗨，哪个不晓得他是全大队有名的打脚骡子？

山：可是你忘了他还是个党员，党员就有党的纪律。

丁：话是这么说，可冬梅才掌舵，怕哼不动他，要是你不换班，他倒不敢打你的“翻天印！”

山：我看冬梅也不软，天印那家伙要是他眼里无人，我是不会饶他的。哎，

他人喃？

乙：昨天就出去了还没回屋。

山：你们要看到他就说我找他。

众：好。

[群众纷纷下场。

[刘冬梅身着红毛衣，肩扛绳索杠棒，英姿飒爽地上场。

梅：山大伯！（放下肩上的东西）

山：把衣服穿上，当心凉到……

梅：不冷不冷。

山：堰上工程进展咋个样？听说快穿老鹰咀了？

梅：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大家说争取十天之内打通老鹰咀、戳穿狼牙埂、翻过火山坪，一个月拿下中段工程把它跟上游堰接通，然后一鼓作气劈开断头岩，只要断头岩一劈开，下段工程就迎刃而解，今冬明春开闸放水就有把握。那时候，我们大队六百多亩“望天地”，就都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啦！

山：看把你欢喜得都会合不拢咀了！这个队的工程上不去你晓得不？

梅：晓得。天印大叔尽派些弱劳半劳，把强劳硬劳派去打猪槽、修石磨搞现金去了，改田改土也只派几个婆婆大娘应付场面。我来找过他几回都说出去找门路去了。

山：你打算咋个办？

梅：今天准备找他谈谈。

山：你听到群众有啥反映？

梅：有人说，四队这个队长我降不住，要开这块铁，还得靠你这个老铁匠。

山：人家这么说，你就怯火了？

梅：不！我倒想试一下火哩！你老人家总不能扛一辈子的大锤呀！有一天你见

马克思去了’再遇上这号大铁未必就不开了。

山：对！应该这样想，革命嘛就需得着这样想。

梅：不过，我怕弄不好出纰漏。

山：怕啥？万一出了纰漏，总结教训来过就是嘛！人活一辈子哪能事事满意，保证不出一点漏子？你大伯才解放那时候，三十多岁了，还冒冒失失的出过不少纰漏哩！

梅：我也想，当个挂名干部有啥意思。干部干部，干革命迈大步嘛。大铁让人家开，自己绕开困难走，这那是共产党员的性格！

山：对！哪里斗争复杂，哪里事情麻烦就到那里去。找困难，抓矛盾，偏拣辣的吃，经验自然就有了。

梅：不过大伯，话又说回来，面对天印大叔这块生硬的大铁，咋个样开第一锤，我还没得底。

山：嗯。他到底是匹打脚骡子嘛。我跟你建玉大伯也商量过，来，我们好好研究研究……

[刘天印边喊边上。

印：老书记，你叫我找得好苦呢！（进屋端出烟筍筍让刘建山裹烟，与冬梅点了一下头算是打过招呼）吃过饭没有？

山：吃过了。

印：牛儿他妈！拿饭来吃！

[蒲素芳端饭菜上场。

芳：山大伯过来了！（对印）人家冬梅来找过你好几回了，晓得你一天到黑象匹无笼头的马一样在外头跑些啥子名堂喔！

印：（接过饭大口吃起来）你就晓得埋怨

拉后腿，我是背起石磨子跳加官——费力不讨好！

芳：哪个要你去讨好？连杰大伯几次批评你，你当耳边风。

印：（借题发挥）你少在我面前在耍威风，妇女家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你懂得个啥？

芳：你看不起妇女就不要一跨进门槛问我要吃，没得我这个见识短的我怕你早挨饿扁了！还又歪又恶得起来？

山：哼！我看啦！他这是唱戏的吹胡子，做过场给我们看的。背了外人，他这匹打脚骡子还得乖乖的听说听教，耳朵就没有长骨头！

[众笑。气氛为之缓和。]

芳：山大伯，你总是维护他！（下）

印：老书记，我们要给你说个正经事！

山：说吧。

印：（试探地）我想，好坏把今年的决算分配一搞完，把我这匹打脚骡子撤了算了！

山：为啥喃？

印：为啥？“一匹骡子不好，打死一弯马。”撤了我也免得崩断牵索累死牛，还招来社员一大堆意见。

山：（大笑）哈哈哈哈！你比猴子还精灵，给社员挣那么多钱，哪个还有意见呀？

印：（绕弯子）老书记，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晓得？我是个睁眼瞎子，没文化，不识墨。现在队上那些初中生、高中生，哪样不比我这个大老粗能说会道？意见大得很，我说也说不过，团也团不拢，这咋个行？

山：你不要转弯抹角绕圈子，把你的想法说完。

印：我们这些小队干部，一天三顿饭跟社员打交道，把哪一个搁不端，放不平就会有意见，哪象你们大队干部，先布置后检查，完不成任务就刮小队的胡子！

山：啊——你是对大队有意见呀！好么，有意见就提，可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印：啥问题？

山：大队作出一项决定，各小队在会上举了手，点了头，到执行的时候有的人就打折扣，不走正路走邪路，你说，这样的小队干部大队好领导不好领导？

印：敢！我说没得哪个敢！

山：哼哼！……好。那你说说，社员对你都有些啥子意见？

印：哼！有些人真没得良心！你听我说……

山：慢着，你要汇报嘛？应该跟她汇报！

印：她？

山：对！她现在是我们的支部书记，领导我，也领导你。你不要老把眼睛盯着我嘛，唉……（拍印的肩膀）

[刘天印把眼光慢慢移到刘冬梅的身上。]

[刘冬梅沉静而严肃地睁大双眼盯住天印，准备迎接他的挑战。]

印：（尴尬地）哈！……哈！你这个背时的老头！今天真会涮我的坛子呀！谨防遭眼睛瞎哟！

山：（爽朗地）哈……！天印啦！我眼睛倒没有瞎哟，你眼睛里头要有人哩！老实话，我顺便跟你说，你要谈的问题，我们早晓得了。支部决定让冬梅来帮你解决问题。你有啥难处，尽管跟她说。

印：真的？

梅：真的。

印：好么，欢迎，欢迎！那，你到队上先看看再说，今天的汇报嘛，我们一个出麻子，一个出痘子——

梅：啥意思？

印：就两免了！（收碗进屋）

山：咋样？先跟他吹吹风。还是老办法，一是抓路线教育，批林批孔；二是依靠群众，按这两条办，问题就不难解决。

梅：难也不怕！

山：好，放开手干，我走了。（下）
[刘天印背着挎包从内屋出。]

梅：天印大叔，又要出去呀？

印：（赌气地）到机械厂去把石头帐结一下。算了！不搞了！

梅：为啥？不是你们的货还没有交齐吗？再搞，你大叔不用戴这顶帽子，就要戴“走资派”那顶帽子罗！那顶帽子可不热火呀！（欲走）

梅：印叔，我想跟你先谈谈，你啥时候能回来？

印：哎呀，出门的事说不一定，你有什么“指示”就说吧。

梅：啥子“指示”哟，我们都是同志嘛。

印：哎，你是书记嘛，大叔归你领导，领导对下级讲话不是“指示”是啥呀？哎，哈哈……。

梅：（克制地）那，那你去吧，回来我们再谈。

印：也好，你先跟社员们谈吧，调查研究嘛，看看人家对我有些啥意见了。你尽管去了解，大叔不怕，哈哈！（扬长而去）

梅：哼哼……

[天印妻自内室出。]

芳：冬梅，他这个打脚骡子的犟拐拐脾气你是晓得的。你要大量些，莫多他的心。

梅：大婶，这说不上多不多心的问题。大叔是个老党员老干部，给党做过很多工作嘛。

芳：你莫夸他啦！这刘家桥周围团转哪个不晓得，除了老书记的话他听，他还把哪个放在眼里吗？

梅：我不在他眼里事小，问题是他这样下去要影响生产，要犯错误啊。

芳：就是嘛，这些天一些上中农跟强劳户宠起他着迷一样在外头跑，揽生意，抓现钱，老贫协批评他几回了嘛，动不动就拿那句话来顶嘴；“反正我没有把大家的钱往自己包包头揣，哪个扳得倒我？”

梅：问题就严重在这儿。他不抓农田基本建设，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是错的。大婶，你说一个老党员老干部，不贪污多占就能说明他的全部革命内容吗？不要看到地主分子刘敬斋表面装得象猪一样老实，可他人还在，心不死。我们决不能眼看自己的同志在当前刘家桥的这股资本主义倾向的邪道上越滑越远！让敌人来钻我们的空子。

芳：对头。冬梅呀，你现在是刘家桥的当家人，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他是犯过几回错误的人，合作化、公社化多亏老支书拉着他闯过了历史大关。冬梅，你当了五年多的团支书，一些有毛病的犟拐拐青年，你都把他们团结起来了，你可不能让天印他再走邪路，更不能等他摔了

跟头才拉他呀！

梅：大婶，你放心。真是那样就是对同志对革命失职了！一个人在错误的邪路上走的时候，往往会把领导和同志的忠告当成恶意。要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照亮他的心，让他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关键还要看我们是不是把思想工作及时做到了家？大婶，你看大叔的病根在哪里？

芳：我看他用心在钱上不在堰上。还有就是看你当了书记他心头有个疙瘩。

梅：对！他的问题，根子还扎在私有观念上。大婶，我们学习《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教导我们“要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看他脑壳头还有孔老二和林贼的流毒没有肃清。

芳：嗯。他的大男子主义也凶得很，说话刻薄得很，幸亏你不见他的气。

梅：同志嘛，说我几句刻薄话有啥关系！
[刘建杰扛着改土工具——钢钎二锤之类——上场。]

杰：哎呀，冬梅，大堰上那么忙，你倒钻到这儿来了！

梅：建杰大伯，向你学习来了！（接下工具）到四队学习来了！

杰：哼，你也学会说假话了，四队是刘家桥的老落后了，学习个啥？

梅：比起其他几个队，四队是后进了一点，可是后进队不是样啥都后进、人人都后进嘛。比如你们几位老人就敢站出来批评队长不积极搞农田基本建设，这就很不简单！

杰：嗨，你提起这事我们是给天印建过多少回议了，叫他把人抽回来，他偏不听。这俗话说：生意买卖眼前花，锄

头落地才是庄稼嘛！吵了一架，结果把我跟几个老太婆打发到老远老远的后山去改土平地，免得提意见。我可不偷懒，要改出点好地来跟他看看！

[刘德福神秘地上。]

福：书记！刘书记，我给你汇报一个情况。

梅：刘清福，还是叫我的名字吧，土生土长的还不晓得我姓名嘛！

福：对对对！“普通一兵”嘛！你再忙，也得听我跟你说句话，反映个问题。

梅：好。你说吧！

福：（看了天印妻一眼）……不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梅：（对素芳）大婶，晚上我们再仔细摆。

芳：好。我不妨碍你们办公事。

[三人坐下。]

杰：刘德福，你浪到这儿来装疯迷窍的做啥？

福：咋个，老贫协？刘书记，这队长家就只兴你们干部来，不许我们社员来吗？

梅：能来，怎么不能来？

福：对嘛。我是社员，现而今也落实了政策，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怎么不能来？

杰：对了，落实了政策就该好好改造你那些坏思想、坏作风，老老实实、规规矩矩！

福：我这一向不论天晴落雨，打霜下雪，哪一天缺过勤？就连我生日都还要……

杰：昨晚上你大概又跑到刘敬斋那儿过生日去了吧？你闻，还有一嘴的烧酒气！